

The boundless wumeng
The oldhaunto yelang

像風像鬼

蔣德明 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像風像鬼，是作者對現實的深刻批判，也是對未來的
熱烈嚮往。作者以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筆觸，揭露了
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，展現了一幅生動的社會百態
圖。作品語言簡潔明快，情節引人入勝，讀來如飲甘
泉，回味悠長。

本書是作者多年創作經驗的結晶，也是其文學造
詣的體現。作品不僅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，更是一部
反映時代精神的佳作。讀者可以從中感受到作者對
社會的熱愛和對正義的堅持。

The boundless wumeng
The oldhaunto yelang

像風像雲

蒋德明 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缘来缘去/蒋德明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0.9

(文苑掇英·1-10/宁新主编)

ISBN 978-7-5059-6862-2

I. ①缘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3488号

书 名	文苑掇英 (1-10)
主 编	宁 新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袁 靖 张云龙
责任印制	杜景苇 袁 靖
印 刷	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220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862-2
定 价	32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智性烛照下的情感袒露

——序蒋德明《缘来缘去》

徐成森

很少有人能像蒋德明那样，把自己的情感经历，如此率真地袒露在读者的面前。

从本质上说，情爱生活一开始就注定是动荡不宁的，它充满了悬疑，也充满了诱惑。情感之路是如此崎岖，相遇和错失，执著与痛悔，交互纠缠，常使人茫然无措。然而，它的核心部分又是如此美丽，致使情男情女们屡屡深陷其中而欲罢不能。爱情与疼痛如影随形，但在痛楚中，人们歆享着的，却又是无与伦比的大幸福和大欢喜。对此，许多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切身体验。只是在经历过后，有人把这种体验封存于记忆，有人则诉诸笔端，将其转化为文字书写。文字书写的方式有多种，爱情诗最为常见。爱情诗的表述是诗化了的，它把具象的情爱历程，虚化为意象和韵律，而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过滤掉了。再就是小说，情爱小说常带着明显的自传性质，但讲述者与作品主人公的身份往往被有意混淆，人物的真实身份同样被模糊了。散文用来讲述情爱经历，应当是非常合适的了。不过从已有作品来看，多数散文家

还是采用虚拟的方式处理，至少一些关键部位是虚化了的。由于情感生活的私密性，作品中的当事者常常被隐匿、指代，具体的事件过程也常被改制或转移。这种遮蔽和折曲，固然有助于增强作品的含蓄性，但却或多或少限制了读者对事件原生状态的感性把握。

蒋德明先生对此不予理会，他的情爱散文是直接写实的。如果说前面一两篇还有些遮着罩着，那么越到后来，作品的所指就越发具体可触了。许多篇章里的人物、时间、地点是可以考证的，真实的姓名，确凿的地址，具体的时间。这需要勇气和智慧。情感生活至少要牵涉到两个人，情爱故事的发生和发展，又往往是隐蔽的，私密的。要将男女之间的隐秘交往坦然呈现在读者面前，需要足够的勇气。要充分估计袒露之后可能引起的反响，要有勇于担当可能后果的坦荡情怀。我们多多少少也有这样那样的情爱经历，但我们常常对此讳莫如深。在传统因袭和社会规约面前，我们选择了回避而隐藏起自己。要完全摘去有意无意戴在脸上的面具，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。

这种袒露和展现还需要智慧。要对情感经历的自然流程进行梳理，用审美之水反复予以淘洗，从而将情爱故事改造为可以欣赏的作品。以散文的形式讲述个人的情感经历，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字记录。它要遵循散文写作的规律和要求，要把一般的故事智慧地酿制为有意味的文本。蒋德明对此有明确的认识，看得出他在努力完成从纪实文体到散文艺术的转变。传统散文受新闻文体的影响很深，记事性散文更容易掺杂进新闻的因素。蒋德明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受到的熏染更为直接。但他对真实经历进行艺术重建所作的努力，是显而易见的。在讲

述情爱故事时，他十分重视调整情节发展的速度和秩序，十分重视细节的取舍和选择。他有意运用多种方式，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氛围和感染力；努力营造作品的人文情调，为故事提供一个诗性的背景。

智慧的另一表现，是蒋德明对作品女主人公的珍爱和尊崇。在蒋德明笔下，女主人公们不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道具，而是他的真情所寄。蒋德明用心塑造她们的形象，用情爱为她们编织起优雅的桂冠；让一个个浪漫的故事，镀上了唯美的辉光。欣赏和崇拜女性，是现代男子应有的品质，并借以彰显男性的高贵和从容。艺术地展现作品女主人公的美丽和柔情，正是现代社会赋予男性作家的责任。蒋德明散文中的几位女子，无不具有倩丽的形象和诗性的潜质。是她们用真诚、美丽和温情，在蒋德明身旁建构起一个诗性的世界。茫茫人海，滔滔红尘，千万众生中，恰是她和你能如此微妙地相逢相知，这是宿命，也是幸运。是女性铸造了蒋德明的品格，使他能以智性的眼光，洞察人世和自己的作品。蒋德明和她们之间发生的故事，也因之升华成了陶冶心灵的清泉。

智慧的又一表现，在于对开放和制约的把握。开放时代给两性关系提供了空前宽阔的舞台，禁锢人性的桎梏多数已被拆除。当今社会，男女交往的方式急遽增多，通常意义上的男欢女爱每日都在发生。然而失范也带来了无序，并导致新的困惑和苦闷产生。有感于此，蒋德明笔下的情爱故事，对度往往有准确的把握。他的笔是开放而又制约的，在事件发展到临界的时刻，他总是及时地止住。他有意淡化肉欲，而把心灵的交流提到了首要的地位。人物情感的多元，也总是保持在适度的掌控之中。故事中

男人和女人们孜孜以求的，仍然是唯美和真情。蒋德明说：“世间有一种爱，可以不问容颜，不念年龄，不论是非，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融为一体，不离不弃”，可看作是《缘来缘去》的基本母题。这是智性的光芒，有了它的烛照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欢悦和痛楚，才能转化为令人动容的诗意叙述。

相对于《缘来缘去》中的情感故事，文集中另外几篇叙事和纪游的文字不免显得清淡了些。我甚至有了越俎代庖的念头，想要把情爱故事之外的篇什如数撤出，让《缘来缘去》集中展现情爱主题。不过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此书付印在即，不可再去改动了。

2009年12月15日于贵阳南明河畔

徐成森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。贵州民族学院教授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目录

001/徐成森/智性烛照下的情感袒露(序)

● 纷乱的花雨

002/萨克斯倾吐的记忆

005/往事中的往事

011/没能握住的手

016/没有玫瑰的情人节

021/邂逅

025/缘来缘去

032/琵琶语声

037/流言

039/有那么一段日子

042/小城故事

● 散碎的绿荫

050/在艾青家做客

053/风中的叶子

055/一首小诗与几位编辑

058/吹尽黄沙始见金

062/秋忆冬情

067/怀念文志强先生

072/花开花落

076/水上花

080/贺卡上的一首小诗

084/味道

目录

●水韵的痕迹

- 090/艺术奇葩原木画
095/贵州画坛才女高远宁
100/强者之手
105/瓢虫赛船漂过的地方
108/带着儿子上大学的女人
111/风之飞翔……
116/将想念放在风里
120/一本明心智的寓言集
123/情感的裂谷
125/一篇退稿
127/背后
133/诗缘 相望于江湖的忧伤
140/爱河上 失落的风景

●自然的情愫

- 146/水西听雨
149/陪父亲散步
153/花椒又红了
158/乡人乡情
161/冬夜
165/圣诞情愫
168/爱,流淌在时光隧道里
172/雨中雨
175/今夜那夜

目录

●路过的风景

182/百里杜鹃花开

187/南江大峡谷

191/关岭印象

197/云盘之恋

202/青岩古镇

207/梵山净土

212/夜郎屋脊

215/草海

●无果的花开

220/网事往事

●窗外的雨声

288/彭澎/向往的幸福和向往的文字

292/龙超领/夜静情深

296/后记



纷乱的花雨

是谁将心事花蕾般一瓣一瓣张开，最终被风吹散为雨，在记忆深处，有人在想雨吻花艳的日子，有人抚摸那把葬花的香锄，有人轻声告诉：其实，她埋葬的不是花朵，而是一些如花的言语……

萨克斯倾吐的记忆

1992年12月

冬夜，细雨，从街头走到街尾，也说不清是谁在吹奏萨克斯管。这是一支名曲：《记忆》，我第一次听它，是她离开小巷去海南的日子。

萨克斯倾吐的记忆，如一位盲者，总也走不出烟雨蒙蒙的雨巷。雨巷，没有人影。

吹奏萨克斯管的人，你难道有什么无法倾诉的尘缘，才用这微渺的声音呼唤么？而这些飘散如风的音符又被雨水淋湿坠落下来，让人如此苍白憔悴荒凉！我呢？枉为诗人，真情到达顶峰，竟没有言语，唯有泪水结晶为药。

走了，悄然地走了，正如她来的时候，只给我留一丝淡淡的微笑。

是的，我们都不相信，我们就居住同一街巷里，经常见着，就是彼此不知姓名，白白地寻问了几年。

我第一次见着她，是在市里的新华书店。那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最后一天。我的第一部诗集《水果与刀》在《花溪》月刊诗歌编辑西篱君的帮助下，由一位熟人放在书店的诗歌类书架

上，听说几天下来，没卖出去一本，于是沉不住气的我，去书店看看。这天，我等了好久，翻看《水果与刀》的读者有，但都是翻翻又放回原处。我几乎有收书回家的想法了，想必是我的失望让上帝有了些许怜悯，选定一位女孩来给我安慰，由她成为在书店第一个买我书的人。我在她付款后，跟着她出了书店的门。她上车，我上车，她下车，我下车，她走快，我走快，她走慢，我走慢，这样不远不近跟着进了我们居住的小巷，她停住，你跟了我半天，想干什么？我一时失语：想看看你家住哪里？为什么？我这才表明了用意。说：“你手里拿着的书，是我的处女集，你是在书店第一个买我诗集的人，我想在诗集上留几个字，可以吗？”她双手捧着我的书，比我还激动，手抖动着递我，说：“我可找着你了，蒋德明。”

她说：“读你的诗，散文，有些年了。你的文字，总让人淡淡的忧郁，想哭，又找不出该哭的理由。”就这样，我们认识了。经她提示，隐隐想得起她的一些与我同期刊发的诗句。她说：“曾经好几次想过，在这人来人往的巷子中，会有与你的擦肩而过，却今生不知。不想，会有这样的趣事。”

这以后，我们经常一道谈诗谈人生谈物价上涨甚至谈算命。其实，大多时间是她静静地望着我，听我高谈阔论。而我，在她面前，总有瀑布一般的激情，经常忘了上幼儿园接儿子或答应妻子回家帮忙做饭。

妻子，是一个十分理解丈夫的人，她上她那里找我，从来到去，都是微笑着，而一到家，又总是背对着我。我至今在想，我当时为什么不研究明白，那背对着我的脸，是否还有笑容。

在我们认识的第一个冬天的一天，我去还她《美国现代诗选》，她不在屋里，门虚开着，我走进去，在书桌边坐下，书桌上翻开的日记，我看到我名字的下边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冬夜飘浮

的红烛中/握住你的名字取暖/是我一生的选择”，我一阵心热，放下诗选走出她的房门。回到家里，这夜我没能入睡。身边的妻子，刚满周岁的儿子，儿子是可爱的，妻子呢，真找不出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指责。唯一的不是：她越来越读不懂我写的东西。但她见我几日不动笔时，又予我鼓励：“不要坐着等什么新东西。你读过《红楼梦》，再读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，如何？无论多么复杂的故事，都被世世代代描述过了，你要面对的，是将别人已说过的讲得更好些。”

第二天有一个出差的任务，我去了。出差回来后，我们一下子生疏了许多。这样的过了几个月，她说她要结婚了。我虽然惊讶，但还是参加了婚礼。在参加婚礼的那晚，妻子让我大吃一惊，她竟是新婚夫妇的媒人！我问妻子这么大的事，为啥不告知我一丁点儿？她笑说：“发挥你的想象呗”。

婚后，她与丈夫去了海南。临走的头天，听说她烧了一些日记和诗稿，去了一趟父母的坟前上了几把泥土。第二天我和妻子送行，也是一个雨天，只是那是春雨，两把伞，四个人。我们慢慢地走着，走着，走到街巷中忽有萨克斯呜呜的声响，她停了下来，我们也都停了下来，寻望萨克斯声响来于哪间屋？良久，她才问我：“你知道这支曲吗？”我望着她的眼神，有些湿润。她说：“这是一支名曲，叫《记忆》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记住了这支曲子。也许是我与吹萨克斯管的人不投缘，越是想听他的萨克斯风，越是一次次空等。今天，真是一个意外。

萨克斯倾吐的《记忆》已经终止，而冬雨仍然飘洒着。清冷的石街有人走动的声响。借着微弱的路灯望见是我的妻子，她举着雨伞朝我走来……

往事中的往事

2006年8月

层层叠叠的日子/一页一页地翻过去/有许多没有读懂的东西/回首时，在那迷茫的荒野/长出了一株小花

点滴滴的丢失/一网一网的归拢/拽起来，是艘锈散的沉船/我们——修补希望

曲曲折折的路/一条一条交织着/编织人生……/足下的茧磨厚了，影子/也会，剪破蛛网

——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一首小诗，题目为：往事。这首小诗里寓意的往事内涵，近年品来，已与当初写作时的心绪截然不同。这些年里，每当初秋的雨季提示我：又一个秋季来临时，我的心底，隐隐有什么东西下沉，下沉得我伸手不能及的感觉。说来也奇妙，只要我翻出《往事》小诗与一个女子的信来读，心绪便会渐渐平静。是的，我不是在读诗，我是在读人，一个因一首《往事》周遭打听我通信地址三年的女子，一个诗写得感人、钢笔字写得十分漂亮的女子，一段像山花一样只有短短的花期、却在我心灵深处灿烂了我忧郁记忆的故事。

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那天上午十时左右，我从厂宣传科交一篇稿子路过收发室，收发员叫住我，签收一封挂号信。这是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，她说：“三年前，你的诗《往事》与我问题在同一页面上让我记住了你的名字。这些年里我几次打听你的通信地址，近日读你在《新星》上的《无题》，才从《新星》编辑部打听到。”从她的信里，我知道她在湖南一个县级市的一家企业作绘图工作。当时，我在工厂里是一个普通工人，人和写作的诗歌一样不被车间领导看好，四周不时还有讥讽言语飘来，说我是丫头做小姐的梦，诗人、作家，不是谁经过努力就能成的。在当时的那种境况里，她的信给我的鼓动，我至今没有告诉她，我能从工厂写进报社做编辑工作，我想，如果没有与她的那段往事故事，我走不到这一步。

她的第一封信写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。第二封信写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二日。

她在信中说：“谢谢你的回信。你独特的见解同样也给了我一些启示。‘见解在诗里’，不失为一句警句。曾经有友人与老师相劝，诗歌在读者中没有什么市场，而要我改写小说，我只能对他们的好意表示歉意。诗是我的业余爱好，是这爱好令我很开心，我不想把爱好变成一种负担折磨自己。当然，我想每一个诗作者都是抱着‘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就不是好士兵’的想法写诗的。而在这条路上走不通时，就只好把它当成一种乐趣了。我是属于后者。总希望与强于我的诗友相识，这样，既能拓宽自己的视野，从中又能得到某种启迪。如果这不算自私的话，能接受吗？”

第三封信。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。“……独坐窗前，读着远方朋友的来信，仿佛是在聆听，又仿佛是在与友娓娓交谈，这感觉驱散了我多日的无聊与寂寞，对这难得的友情，我惟有抱以

真诚的谢意。早就有提笔给你写信的愿望，可一直没有动笔，你知道，这需要力量与勇气，当然还有女性的自尊。……对于诗歌，总为自己写不出深沉的诗而深感遗憾。对于做人，总为自己缺乏深沉惴惴不安。不管怎样，好在我都能乐然受之。真想读你新近写出的大作，可又不知够不够提这样的条件？”——这封信，她落的是名：晓萍，去掉了姓。许多年过去，我才读懂其中的含义。

第四封信。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。“……谢谢你给了我这个权利，让我倾听到一个伤感动人的故事，又像是一首忧郁隽永的小诗，这郁闷的感觉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壁，难以拂去……这也是一种生活经历，它教给人的不仅仅是沉溺于往事。往事固然可以追溯，然过去的毕竟过去了，重要的是面对现实，面对自己，也曾把爱情想象得美丽动人，这都只是美好的想象而已，犹如幸福，在感受苦难时才能体味其幸福的含义。曾那样努力地为当诗人而写诗，被老师与诗友们吹嘘为本县的新星，也为此飘飘然地陶醉过，然这只是幻想的彩桥，一旦清醒，便陷入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好在我已从这困境中解脱出来：不再把写诗当着一一种目的，而是一种情趣。这样，扔掉了压迫感，说不出有怎样的轻松呵（这绝对没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自我安慰）。也不再计较投稿的命中率。只要能不断地追求，这追求过程的本身就是人的价值的体现。你的发在广西作协《南国诗报》上的《怀念》，我近日读了，是一首纯粹的怀念旧人的诗，也是这张诗报中比较出色的一首诗，我以前很喜欢这样略带伤感的题材和这样的表现手法，然现在看来似乎显得有点平庸与陈旧：‘诗最重要的一点是创新，是免走他人走过的路。’这一点愿我们共勉。提出的意见非常直率，也希望你能如此待我。”

她在信里提到的“一个伤感动人的故事”，是我的初恋，是